四書續談

四書讀談外編下

太平戚學標翰芳輯

湯之盤銘

盤即槃內則鄭注云盥器與韋昭[illegible]同其浴槃在玉藻名杅古人三日沐五日浴據[illegible]字故有以此作盥器解者如今人之頮面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注似以至善為極論文氣則是極自新極新民為無所不用其極說到建極皇極尤遠

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以攻其惡爲脩慝義參看、琢磨爲攻、脩爲脩慝、與脩身統言者不同、道學爲益致其精、自脩爲益求其淨、一窮理、一去私、

人莫知其子之惡

呂氏春秋、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曰、商咄不若吾子美、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據此以惡作貌有惡人之惡、正與碩字一類、

爭民施奪

言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一串講、即下文所云悖、斯鄉高氏説、

楚書曰

古書失傳不定言出王孫圉昭奚恤注疏不妨兩引大學引述則豈有不辨所出作騎牆之見先示人疑之理周有八士為文王時人或宣王時人太宰之為吳為宋當日自了然後人未知耳皆不容為記者先作一番考別

昭奚恤出昭王後在楚宣王時作大學者疑不及見

舅犯曰節

亡人無以為寶二句據檀弓為舅犯告晉公子語人多誤為公子對秦使又按趙文子謂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人恰與二句相反蓋暗於為巳謀明

於爲主謀、

寔能容之

經傳多以實爲寔、如實命不猶、實墉實壑、韓詩皆作寔、周語咨於故實、即故寔　趙魏之閒、實寔同聲、相假借、論寔本音、却同是公羊傳寔來者何、猶云是人來也、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其字從是、即以是爲聲、說文寔正也、又正是也、正與是互相訓、杜預注春秋寔來曰、寔實也、其混淆久矣、

國有道二段

塞即書剛而塞之塞、剛是强、塞同寒實也、惟實故有守、國有道未嘗使變、人自變病隳其志、國無道迫以必變、

人遂變病易其樑解爲窮塞之塞、因添出未遇時之宗、又於下句變言平生之守、平生之宗、何必在死、未遇時、又獨非平生乎、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此章承素隱來、人以道深而求之隱、不知道何嘗專隱、乃費而隱、而字縮上、非轉下、通章皆言道之費、無一字說隱、注理所以然云云、解隱字義、非大文本旨所在、聖人成不知不能、見道費雖盡講到深微元渺、大錯

言其上下察也

古讀察如際、書傳中字多通、上下察、即上際於天、下際於地之意、

道不遠人章

為道而遠人、則行怪矣、不遠何怪之有、此章承行怪來、

詩云伐柯節

伐柯伐柯、皆意中欲得之柯、第重言之、不可分所伐所執、則字在下所執之柯、　猶以為遠、與毛猶有倫意異、執柯以伐柯、此不遠之事、而心猶恐遠、故兢兢睨視、於欲作之柯、規所執之柯為則、如此下故字接得直、何義門論睨而視之、非着力語、只當一目了然、於猶以為遠跌得起、而下文故字之脉已斷、更須別用字轉出、

施諸己不願二句

安溪以下君子之道四、即施己不願、勿施於人之事、語

意欠對、宜承以人治人句來、有加於人之外、己所不願、
亦人所不願、勿施者、改即止、無過求、證明上節、較直截

素其位而行章

素位而行、即遵道而行、此承上遵道句、 素字粘位上、
重行字、行即如其素

譬如行遠章

道從卑邇起、可見中庸之理、此章承依乎中庸、

鬼神之為德章

此下二章之綱、大德受命、鬼神之應、於人不爽也、達孝
章、事親事神、一理耳、

神之格思節

格、即在也、如在上、如在左右、不可度也、不可射、愓然於鬼神之使也、引證上文、以著其顯、

夫微之顯節

中庸誠字、於此開端、以下俱明其理、如此夫、就鬼神指點出、鬼神不外誠、餘豈能外之、泥鬼神說誠、則单靠在微顯上矣、

子孫保之

三代固封舜後、南北朝世代遠矣、魏孝文詔訪獲東萊郡民嬀苟之、復其家畢世、雖後王盛事、非舜之大德、何以致此、

壹戎衣而有天下

一語可證觀兵之兵。素不服、於是始服、一舉而天下定、不再著、此謂約服若將士、則所以靖遺孽者、安能遽釋短後之衣、

禘嘗之義

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公穀謂之祫、左氏謂之禘、後人爭禘祫異同、或謂禘大、或謂祫大、有無羣廟、不兼羣廟之異、又言王者禘其祖所自出、重祭非他比、中庸郊與四祭中之嘗並舉、楚語、日月會於龍豵、土氣含收、天明昌作、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是嘗家國皆得用之、解者不過曰順陰氣而已、可見先王制禮、深意所在、俱不易識、豈謂禘難明、嘗易明哉、

禮所生也

生字作見字看、謂有等有殺、禮乃從此見耳、等殺禮、非二物

凡事豫則立節

言事行道、與達道達德九經相表裏、非此外又有四項、所當豫、所當前定、皆謂誠、時變無常、其本則一、言事行道、逐事求前定求豫、非所謂一矣、

誠者天之道也

以下每章分天道人道、天道皆指聖人、此處何獨指天、與下一誠者異、无妄自然、便是天道、天與人合德也、二句虛起、下申明、注天理之本然、推其原可耳、與人之生

也直一例、

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中庸大率推明天德王道、上章堯舜性之、此章湯武反之、動變化、皆就物言、豈專當士人之事、化貼至誠本身與注中物從而變句、相承說下互歧、化此恁麼、陳卧子以臻於自然為化、仍在學問說、皆講章誤之、

善必先知之二句

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

今夫天二段

自斯昭昭之多、至日月星辰繫焉、合小大以明天之體所謂高明之極、萬物覆焉、乃言天之生物、自一撮土之

多至振河海而不洩合小大以明地之體所謂博厚之極萬物載焉乃言地之生物日月星辰華嶽河海即天地之體非別為一物也山水二段又即天地中之大者皆能以不貳成生物不測之功何況天地上二節俱是言天地之道意可知已 萬物覆焉渾言覆冒不得生物意天以大氣覆育萬物物各資之以為始天道下濟此化工實用但人日戴焉而不知耳

振河海而不洩

易振恒月令蟄蟲始振周禮振祭皆以振動振奮為義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驚益音義略同孟子金聲而玉振之謂樂將終再振作為收猶聲以始之不必整當訓

始也此兩處振收也及周官中春教振旅皆是鄭望文作詁非字本義

車同軌

軌為轍迹兩輪之閒曲禮驅塵不出軌及涂度以軌無可疑也然書中多與軌相亂如祭左右軌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字皆宜為軌由詩濟盈不濡軌毛傳誤以軌以上為軌繹之意謂濟盈則車行水中轍上當及直解為軌而軌字不敢改致兩字互相淆亂妄者且謂軌有二竊謂濟盈則車濕行軌中安得不濡義亦明白何必受濡者定車前軾耶

知天地之化育

經綸大經達道行矣大本即未發之中立本則全其中矣知天地之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也知猶乾知大始之知主也而天行化故曰贊以天自處故曰知下達天德之達亦言聖與天通不作默契解蓋論知當在經綸立本先既進推大本又推上天地則本之本矣　萬物育統於天地不倚即指天地位亦可

衣錦尚絅二句

錦為禮服貴文也但未接見尊長服以待嫌文著褻其為錦以絅襌之至行禮仍去絅彰錦之文並非所重在絅綠衣黃裏詩猶刺之若內服錦外罩絅成何禮服又何不并去錦服絅聖人斷章取義仍須會古人本旨質

文之解於義無涉又文必不可著以著為務外則下文日章何謂耶尚儉之意更此處所無　絅或作褧作蘏作苘總即蕬是為麻之粗纖者　惡者惡其無章文之心褻之自喪其美無以為章地泥注為巳說文著是為人只有闇然而巳

闇然而日章

日章文也闇然尚絅也從闇然推到日章而字順遞日章處仍是闇然而字逆收對待詞重逆收觀章末仍歸到無聲無臭見萬物光華總只在渾然一氣中人天同一理　頭一个君子之道統論大概乃全章之冒下面從闇然步步推出日章如自內省不疚直推到天下平

却又步步歸入闇然，如說天下平不過篤恭，聲色化民非本是也，第二个君子之道四句申解闇然日章形容，知風以下方起入德實在工夫，在內省不疚，皆於闇然裕日章之本，於頭个君子之道便說為已，節次全昧，

知遠之近三句

天下國家之本在家，遠之近也，脩身在正其心，風之自也，正心先誠其意，微之顯也，三知字格物致知，入德與入道同，此明人陶樸菴說，遠風顯，日章也，近自微闇然也，遠之近風之自，日章本於闇然也，微之顯闇然無不日章也，反覆明其理一，非但行文互體，

聲色之於句

非謂聲色為化民之末乃言化民而於聲色論則見之末耳末猶檀弓末之國也之末與下毛猶有倫俱如俗語云說不到家

歲也

左傳襄二十八年梓慎曰今玆宋鄭其飢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不飢何為炁以史記木金穰飢之理於罪歲較有着落鄭與魯関章言凶年饑歲當主周禮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歲也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年也又天行謂之歲人之行謂之年

晉國天下莫強焉

梁趙韓同出於晉、號三晉、然惟梁得稱晉國、以曲沃分在魏、晉之故都、晉水亦出其地、襄二十二年傳、范宣子為欒盈之難、執魏獻子之手、賂之以曲沃、其來久矣、

殺其麋鹿二句

魏明帝令殺禁地鹿者死、財產沒官、覺告者厚加賞、是時禁地廣輪且千餘里、人主縱欲為獸殺人、如齊宣者多矣、

畜君者好君也

此以同音為釋、畜好古音皆讀若臭、與仁者人也、洚水者洪水也一例、

國君進賢二句

以如不得已爲謹之至意稍曲、疑是不識其人、而以爲未存必進之心、如斷不可已者、與下文承接較直、

謀於燕衆二句

史記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此二年中燕並無君、但太子平卒立、年表又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與世家自乖誤、按世家叙太子四處、俱係以名、獨年表無平字、葢相字不下屬子之而上屬太子、明時死者、爲太子相、而佚其名、太子自在也、或以子之爲太子相、則事更不合、若紀年云子之殺公子平、又因年表展轉差悮、

克告於君

魯平公與齊會於鳬繹、樂正克道孟子於平公、稱其有

輔世長民之德見外書

不受於褐寬博

賤者趨事衣未必寬博漢朱博敕功曹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令去地三寸可知寬博與賤不宜蓋是方袍矩步故為儒緩好以禮責人之流斯固黜所不受也

無嚴諸侯

上文著萬乘字恐是諸侯之出兵衛森嚴非人易近可畏憚亦包在內

自反而不縮

說文縮一曰蹴也儀禮磬階間縮霤注古文縮為蹙爾

雅、繩之謂之縮之、詩大雅縮版以載是也、國策縮於財用則匱、義皆爲蹙縮、凡从宿之字、如蹜如摍、大抵皆然、檀弓古者冠縮縫、本亦謂蹙狹其縫、因下今也衡縫對衡解爲從、亦未遠、訓直、趙注、縮、義也、望文作詁、蓋無所本、竊意曾子言自反、平日束脩自好、無一毫縱肆、不收歛、則立身無愧、何畏於人、此句先反言耳

今夫蹶者趨者

蹶本訓跳、越語蹶而趨之、唯恐弗及、呂覽貴直篇闇而蹶往趨之、皆謂跳、曲禮、行毋蹶、鄭注、蹶行遽貌、直行曰趨、跳行曰蹶、俗云一步當兩步、不是既仆後、又起走、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

據下文爲辭命傳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者也聘禮辭多則史少則不達善之爲難二人在言語之科足當此任使者受命不受辭隨機而應總以不失使旨爲善豈蘇張縱横捭闔之流亡吳伯越聖門無一不被史遷說壞

宰我有使楚代爲夫子辭贈饋車物事

䄻袒裼裸裎

裸說文作臝裼裸並訓袒義不別書亦互用在一處當略分袒如袒左袒右之袒偏露衣也裼解爲去上衣見裼衣之裼裸全露體如左傳欲觀其裸之裸裎者方言禪衣無袍者趙魏之閒謂之裎衣是也分袒裼爲露臂裸裎露身未見所本

孟仲子

據孟氏譜、即孟子之子、

有采薪之憂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采薪預為之誄、病者謙言不能自保、

景丑氏

外書、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丑子云云、高誘曰、丑子即公孫丑、世本曰、齊公子朝之子、字子景、以字為氏、亦曰景丑、丑稱公孫、疑或然、然上文自有公孫丑、下稱景子、云同族、可、一人則非、據單稱景子、又疑景春其宗、

吾何慊乎哉

少字解、本趙注、大學此之謂自慊、古本作慊、逸周書謚位不謙、與慊同、本字當為歉、作慊作謙、皆同音假借、行有不慊於心、與史記天下人民未有慊志、又皆愜之假、

孟子謂蚳鼃

鼃隱於萊、孟子使人問以書、且遺之粟曰、介士也疑即其人、

客不悅曰

據外書、即王蠋、

泄柳申詳

外書、萬章曰、子庚何人也、孟子曰、古之高人也、子庚泄柳字、　申詳子張子、檀弓申詳之哭言思、注、言思、子游

子、申詳妻之昆弟、然則詳、子將婿、

彼一時也二句

彼一時、非數過時可、天下不用、可聽之、此一時、則迫之至矣、以不怨、尤為脩己愼、

夫天未欲節

彼一時、此一時、已以不豫自認、然為天下計、有之一身何不豫哉、觀末吾字、不豫豈為己起見、以今論、雖欲無不豫、安可得、時使然也、方得孟子心事、不是以不豫自辨、

成覵

說文、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覵者、古無覵字、廣韻引孟子

亦是覷、淮南齊俗訓作成荆、按覷、狠視也、

今滕絶長補短二句

以今兗州滕縣、合春秋時地形、滕城在縣西南十四里

縣南四十里即薛城、縣東六里又為郳、又縣北為郳絞

邑、哀二年伐邾、將伐絞、即此、再縣十五里有漷河、為邾

田、哀公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漷東魯地無涉滕縣之境

戰國時、畧可想、

賢君必恭儉節

注恭則能以禮接下、下指民、禮即動之不以禮之禮、不

說待士、恭儉字相連、如溫良恭儉、恭儉不可偽為、皆不

定用度省嗇為儉、大抵不敢有肆然民上之心、又每事

收歛皆是仁處下句一直可該總注在取民有制對下為富恭儉不必分下句更不用分上下語脉如是

庠者養也三句

王制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庠亦習射文王世子適東序養老立學一體教亦相同養老習射隨時於其中行之未必為立教專義且使庠序各有所專不應校獨空空言教三學均教導之名孟子就同音釋之訓詁體當然耳古讀射亦如序詳拙書漢學諧聲　周官保氏掌養國子以道即此養字　學則三代共之無異名非獨重

以鐵耕乎

鐵即耜非耜屬考工記匠人耜廣五寸鄭注今之耜岐頭兩金賈疏耜謂耒頭金

舉舜而敷治焉

石經孟子無治字惟本無故趙注有敷治也之釋四書有本無字後添入者予有亂臣之臣亦居下流而訕上之流石經可考

勞之來之

釋文來本又作勑欲改字而不改音則下韻仍不叶妄者又謂來爲勑之省借皆非來古重音爲力說見庶民子來下

墨者夷之

韓非子、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儒分為八、墨離為三、莊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之屬、俱誦墨經相與別墨、又云、以巨子為聖人、而願為之尸、呂氏春秋有鉅子腹䵍居秦、所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居墨也、桓王使史角往魯、其後在魯、墨子學焉、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亦見呂覽、若楊朱之徒、所見止心都子、孟孫陽、及其弟子沛、又有禽子則介從否之間、

蓋歸反虆梩而掩之

虆梩、趙注籠臿之屬、丁公著曰、土轝、說文、相臿也、一曰

從土畚、齊人語也、或从里作梩、梠梩一字、兩說俱是、宋子從後說、周禮鄉師職有畚蔂、鄭引司馬法周輜輦載一梩、是也、

與嬖奚乘

所嬖倖奚奴、非人名、

段干木

魏世家有段干子、又有段干明、老子之子宗為魏將封段干、或其後呂覽干木先乎德、以干木為名、

段干木三節

通章三引、皆不見之據、非夫子得中、餘子守義、都解錯是皆已甚句、　以情理之常論、似可見、不見為過、亦然

二子斷不見如此、仍繳歸不見不必添不見、自然不見、

中節說孔子於陽貨始終不見、不是說聖人不為已甚、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亦就常情論之、為見無疑、而夫子瞰亡往拜、仍不見、與是皆已甚句、並是反筆、於宜見處明其不見耳、看然豈得不見、於章意不見諸侯全背、 末節由是觀之則君子所養可知、三節一齊統繳、不必專指曾子子路、

病於夏畦

何義門據趙注、切治畦灌園、未見說文田五十畝曰畦注、

園圃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上七字承壞宮室以為汙池四句、而禽獸至、承上邪說暴行又作、即下文無父無君是禽獸意、仍指畜養、則於上邪說句、為隅為贅、

佑啓我後二句

相武誅紂、公之事即武王之事、推本文王言之、佑啓後人、包甚廣、以後人公自指、於武王說不去、 二句只言成功、裕後帶講、於引述意不甚要、

陳仲子

於陵仲子、字子終、韓非譏其無益人國、堅瓠類也、與趙威后同意、劉向上於陵子、即其違遠中庸、取譏通人、至讀其先人蓼莪諸篇、可謂無歛幽昧、足有嚴慕者、楷其

書今罕傳、

匍匐往將食之

將解為持、三咽始損、聞之熊藕頤

盜跖

秦大盜也、見李奇注莊周以為栁下惠之弟、有孔子往見篇、相去年分甚遠、特寓言耳、

公輸子

古詩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作兩人、檀弓、公輸若方小、注為匠師、蓋世匠其請以機封者、則般為若之族、

泄泄猶沓沓也

說文一引作詍、一引作呭、古文孟子如是皆謂多言、正

與詩噂沓同音義故釋之如此又恐人不曉泄泄猶沓沓之義因以事君無義云云解之重在第三句言上似不須另以怠緩悅從為訓

涕出而女於吳

襄公二十三年晉將嫁女於吳齊侯違禮而媵之與此屬兩事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全是相反豈外假得來非為偽為者責

有不虞之譽

方言堎虞望也左昭六年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杜解虞度義亦當為望不虞者非所望也

瞽瞍

古朱襄氏以多風陽氣畜積命士達作五絃瑟以來陰氣帝堯立命質為樂效山林谿谷之音以麋鞈置缶而鼓之瞽瞍乃拌五絃之瑟為十五絃命之曰大章舜立命延益之八絃為二十五絃命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見呂氏春秋是瞽瞍在堯時為樂官

其揆一也

說文無揆木从木作楑木也一曰度也尺度用木故以楑為度此其揆一也與上無道揆及書納於百揆皆當以尺度解之猶言矩也若揆之以日易初率其辭而揆其方从揆度義

惠而不知為政節

言如是則但知惠耳知為政者豈有是哉為子產辨非議子產　傳言子產濟冬涉十一月十二月際冬令水淺故可涉時寒故涉者病夏於此時杠梁早成蓋其事已舉於九十月照夏時言之亦可

去三年不反二句

春秋傳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所以厚待去國之臣者當時於人

人之所以異章

君子有天下後世之責者盡其性以盡人之性斯理不亡貫君子存之對下數章看不獨一身　孟子以君子

自任歷叙帝王至孔子以巳承之所謂我亦欲正人心正以存之也人禽之辨非但分别人物直由邪說暴行及異端無父無君使人道同於禽獸說入明君子存之之心不忍聽庶民終於去之注戟兢惕厲深合孟子吾為此懼之旨

舜明於庶物節

舜於倫物豈有不明察為天下示之著之也物全其生盡其用使各從類不與人混未嘗無倫而偏於一至如梟獍之類萬不可以倫言若人為萬物靈倫紀俱條秩之聯之使不同於物此即人禽之大辨也由仁義行二句非謂舜性之不待存而無不存蓋用中於民總由仁

義而行非先擬一仁義在心而慕為之如後世楊墨之仁義也孟子示教萬世不嫌於舜時尚無異端

禹惡旨酒節

惡旨酒為人心防其溺也好善既自益亦為人勸

湯執中節

執中無不用中於民立賢無方多得人同正天下人心

文王視民節

望道不先說綴視民下則道即指帝王治民之道視民如傷非但憲無恒產深懼失其恒心　望道而未之見注讀而為如七篇中如請野九一而助而居堯之宮而主癰疽義皆同

周公思兼節

兼三王而施四事此無不合思即得者也其有不合則四事之外雖曾三王經行時勢之易必折衷取善不合罷行合者即行有損有益仍是為監為因　伏思仰思有何深浅仰思者上想三王焉得不昂首耶公用思無不得之理幸只是喜於得之無不幸一面

王者之迹章

王迹既熄大史不復采風是謂詩亡詩亡則善惡是非不明於天下無復知義春秋之作所以存是非之心申大義以維王迹之衰也當直注義字不在辨詩亡雅亡史記王道衰而關雎作詩序言王道缺而變雅興秦火

之後孔子所刪不可復見後儒以意補綴序次先後皆非原本黍離降為國風問誰降之其必非孔子也明矣春秋作於魯史何至一書悉載桓文言所記之事不過此類其義該得廣是非善惡孔子所以正人心而存之旨於此乎辨專主尊周攘夷此外無復義乎

君子之澤章

君子小人無不斬之澤多不過五世惟聖道萬無斬理故雖未親受業莫非其傳私淑猶孔子曰竊取以致其謙不必從未得為孔子徒取義淑諸人即作仁義正人心使善看能言距楊墨者是亦聖人之徒也何嫌其未親炙尼山哉有私淑艾為教之一正與此同淑言善艾

兼總惡一耳

發乘矢

發矢示意四則嫌多廣雅乘二也方言飛鳥曰雙鴈曰乘凡經言乘禽乘乘壺乘乘韋並是二非四不必執四馬為乘之說

天下之言性章

開首故字與苟求其故一樣看故乃性之本然以利為本猶云和為貴詳見前編

禹之行水二句

行水即是事疏瀹抉排皆是不然何用勞外八年之久盡不得行之法無事者皆有事矣得行之法有事者皆

無事矣水有水之性河之性善曲禹隨其曲載之高地令東北行同為逆河入海而河無事矣濟之性多伏禹隨其起伏自然令忽見忽隱而濟無事矣水源皆自西趨東惟弱水性逆禹隨其逆導之西令得所歸而弱水無事矣漳之性衡故曰衡漳橫決無常禹任其衡以不治治之不强抑隄而漳無事矣他水皆然雖龍門不能不鑿要其勢應鑿非私智之為也

曾子居武城

史記澹臺滅明武城人曾子南武城人加南字別之後人以為即今嘉祥然見左氏傳者但有武城無南武城嘉祥在魯北亦不得言南曾子居武城非即武城人就

南武城有其地無所證據不得即以嘉祥當之考武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屬沂州魯鄉接界并南近吳略見昭二十三年哀八年傳費爲季氏宗邑亦在沂州費縣西南七十里蓋與武城一處相距不遠季氏專魯武城想即費旁附邑不然清之役冉有不能以武城三百人爲己徒卒此云曾子居武城國策甘茂則言曾子處費此言有越寇新序則言魯人攻鄪所引曾子言畧同鄪即費哀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來寇有魯人爲引或越藉口魯招故記有互岐而此來注意攻費不在武城且越滅吳後雖逼魯實非必爲魯必與季氏爲難者武城復有險道曾子知其不久且去也越

遷都琅邪爭伯中國亦在沂州境則曾子所居武城非即子羽所家而何魯雖强臣柄國風教未衰武城邇有子游高柴之宰多國士有若亦處之曾子居此或亦其邑大夫聘請觀費惠公之待子思風尚可想矣或以襄十九年城武城傳有懼齊語謂當為東武城界齊方懼之若近費之武城何必城豈知莒向等邑皆近今沂州為齊魯交爭地豈齊師不可從南陽來耶顧復初太事表極精地理於兩武城尚疑不決　家語言曾子仕莒祿八千鍾外書言孟子之莒有曾子講堂在焉登堂彈琴而歌莒武城其地固相邇

施施從外來

詩將其來施施鄭箋側閒徐行則與施從之施同一解

皆迤字之假借袖邪行亦得意之狀

帝使其子九男

堯有子十人而授舜舜有子九人而授禹

伊尹放之於桐五句

上三年紀處桐時日下則此三年無非悔過之日太甲賢君失德知悔豈待六年之久又處桐三年亦是太甲居仲壬喪原有諒陰三年之禮因請廬於墓所而日訓述先王之德不然於桐亦何定三年之限哉　放桐自係太甲始立棄如史記太甲始立三年不明則在位失德之久先不忍放後乃不已而放且太甲能顛覆典刑

尹身之不保其、又能放、劉向告成帝湯無葬處、假桐為湯墓所在、向豈不知居仲壬喪、自說得去、 宋有桐門又、有空桐、哀二十六年、大尹自空桐入如沃宮、疑即放桐之桐、沃宮為啟沃太甲處、

否不然

否不然似重、說文否、相與語唾而不受也、从丶从否、否亦聲、以聲義推之、即俗呸字、字書所謂相爭之聲、否本否字、當以呸音讀之、蓋聲而非辭、後漢書張步傳、負負無可言者、負負亦如呸呸、

天誅造攻自牧宮

牧宮未必即鳴條、要近夏都、造解為往始於下句有猜

訓始義與載複又一說桀崇修宮室斎眷異類日殺百姓造工不休其失天心由此始

主司城貞子二句

宋以武公名廢司空改司城司城明宋官哀七年傳曹伯使公孫彊為司城曹爲宋服或效之不得執此謂各國有此官大文繫接是時孔子當阨是司城爲當阨時所主非過宋後所主惟貞子正人故敬禮孔子不與魋爲黨孔子亦信其人藉以爲主微服過宋亦必貞子陰左右之大旨言孔子當阨不苟於主至爲陳侯周臣句不過追述其人即先仕陳者孔子去宋後由鄭再至陳仕陳自與孔子無[illegible][illegible]世族譜司城氏陳哀公孫誤

由史記以貞子為陳人

接淅而行

本滰淅、滰音𡖖、說文浚乾漬米也、傳寫誤接淅、如莧爾而笑、今亦誤莞爾、

集大成也十句

始終一罷不可言小成、小成若清宮調清商調之類、一音為始終、非一罷也、 集大成似不必以樂之一成為小成者襯說、蓋一成中具八音、亦必有鐘聲之磬收之大成則所以聲振者其所用金玉不同耳、 金石亦在八音條理中、為編鐘編磬、金聲玉振、則特鐘特磬其制較凡鐘磬為特巨、衆音之條理全特此金玉之聲振為

終始、集大成、謂集樂之大成、成包一成九成在內、八音別

出金石說、亦非是、

金聲也者四句

衆音各有條理、猶三子自成其爲音、夫子如金以始之

於條理無不統也、玉以終之、於條理無不全也、 金始

之、時當始也、玉終之、時當終也、中即寓仕處久速當可、

爲之兆也

上文未見小試行道之端、另俟可行之兆、語又涉懸、蓋

魯難聖道大行之不易、夫子就獵較示道之行無矯拂

人情之事、從此庶堅其信、則從獵較、正是爲之兆、

在國曰市井六句

臣非庶人之稱、市井草莽、本皆庶人、因傳贄爲臣、始稱此、述其自來耳、其未傳贄、則仍然市井草莽庶人、無臣稱、安得見諸侯禮、以爲在國在野亦稱臣、殊謬、

以皮冠

韋弁爲禮服之冠、皮冠非韋弁、君出田獵、則冠之、如楚靈王、去皮冠、與子革語、以方田獵、衛獻公不釋皮冠、而孫甯二子怒、非禮冠可知、君皮冠、虞人亦皮冠、豈上下無別、其招以此、乃使人持示、令知將田往山澤備應耳、

非由外鑠我也

以火銷金、此詁字義、意取自外至內、如今點金鍍金、金在外、非本來之美、泥銷字作削銷銷鎔、說到去私一路

試問我固有之、如何被前人兼損益二義、不知外飾、但言益、不言損、嘗論此鑠字解、如詩於鑠王師之鑠、為美之顯、天下莫美於仁義禮智、亦莫顯鑠於仁義禮智、豈由外得之、意較明白、

一心以為鴻鵠將至

學弈又思學射、如鴻鵠之來、前所謂不專心致志、鴻鵠非泛說、

學問之道二句

求放心為學問之道、則責重放心、仍歸學問、味大文、是言人所以貴學問、惟心之求耳、外注程子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心反入身來、與上文一直、

養其樲棘

注解小棗、爾雅樲酸棗、趙注孟子樲棗小棗、蓋孟子原文本是樲棗、訛為棘、爾雅單行疏、及玉篇唐本草可證、

心之官三句

心之異於耳目以思、思則得之、此其官所以貴、為不蔽於物、非若耳目之官、不思則不得、為物蔽也、若兩句統承心之官、則口氣要說思則得之、除不思則不得、下句仍繳轉能思之功、方合、此處明心之思為大體、無責成不思意、解者多失之、

子服堯之服

詩寤寐思服、祭統纂乃祖服、鄭並解服事也、服堯之服、

如云事堯之事兼言行在內

居下位三句

論語引伯夷數處孟子更多、但謂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則伯夷非忘世者、此又以居下位言之、更似先曾任職棄去、並不一言及兄弟讓國、豈以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其事為所不取乎、抑本無其事乎、奈何孔孟不信、而信史遷一家之說、

昔者王豹六句

淇衛地、至渡河以後、漸入晉、戰國時為魏地、高唐為齊田氏、得封始大之邑、孟子外書、淳于髡曰、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莒人稱詠、與此畧

有異同

天子適諸侯四句

自入其疆以下遂援天子巡狩則諸侯之朝自指方嶽之朝而省耕省斂皆天子事不應諸侯分屬

尊賢育才二句

就用人說複取士必得疑指興學立教擇賢者尊為師長選士之才者教之以明德行之重

無有封而不告

向以諸侯不得有專封事解封為定然葬祭大事不宜居五命末且與上睦鄰事不類蓋諸侯地域彼此犬牙相錯應有樹址年久糢糊致邊民相侵或因啓衅故再

令封人培土樹木為界必告者明各守其舊無所踰越管子言三歲脩封五歲脩界十歲更制社邑尚然況接鄰境封而不告將致疑或有責言固圉睦鄰兩不可失

萬物皆備章

末節說到推己萬物自身心家國之理俱該在內反身而誠意誠心正而身脩由是可推之家國天下絜矩以公好惡皆本性自然之理仁在是矣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為己進於誠於萬物之同原不隔論道理先誠後恕用工夫由恕求誠夫子所以教子貢如是

古之人得志節

上二節義已盡更舉古之人證明得志澤加於民即達

不離道二句、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即窮不失義二句、窮則獨善云云、又即得志不得志二句注脚、非二事也、見於世、只當立於世、解盖獨善其身、不說名實顯著、名實道事功、獨善則不求見、

如其自視歉然

人之嗜利、邱壑難盈、而能不以為喜、且凛然如在陷穽中、則知憂知懼、而勉於善、豈不過人之遠、　韓魏之家、就戰國言之、不必推上晉去、

善政得民財

為民生財有道、得者使民各足也、君無不足意、不入正講、

五畝之宅節

此節言自古老者所以得養之理、起下文王、文王之政在所謂節見、

楊子取為我章

觀所惡執一句中明楊墨所以當距、子莫蓋有見於其非、欲中立、而仍蹈楊墨執一之弊、焉能闢之、故必知中立有權、而後免於執一、仍重在距楊墨、明已所以闢之者、不同子莫知距楊墨而失距之之道、較楊墨稍勝、而不足以服楊墨之心、蓋舉一廢百、同為賊道、孟子望人闢異端為已助、示以闢之宜中而有權、非以子莫與楊墨同闢、他章言楊墨之害、不及子莫、又言距楊墨者、聖

人之徒子莫豈在所鬪哉、

桃應

齊伐趙、桃應將、問於孟子、曰無嗜殺將心也勿爭功將才也其人盖才士、

呼於埵澤之門、

宋有蒙澤逢澤無門意即澤門、宋役夫謳處、又宋有桐門在城北、曹門在西北、正東曰楊門澤門則東城南門、魯在宋之東、

跂廢繩墨

韋昭國語注、五尺為墨今墨工各用五尺以成宮室其名曰墨、則墨者工師之尺度也俗用墨斗、

虎賁三千人

曰虎賁以明其勇不分甲士步卒、史記於虎賁三千人下加甲士四萬五千人、似專指步卒豈有甲士反多於步卒者周官虎賁氏其屬八百、以官屬言三千太多有欲依牧誓改三百不知周官後來所定三千統甲步在內為數原非過、

山徑之蹊二句

朱子答陳同父鄙意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間介學問間介是微小不闊濶之意或古方言、

齊饑章

齊有兩棠一在今東昌府堂邑縣襄二十五年傳齊棠

公杜注棠邑大夫後訛為堂又襄六年萊共公奔棠萊邑後入齊即今膠州之甘棠社齊靈公將走郵棠處東昌稍近齊都　卒為善士似馮婦先為㐫人後遷善者殊不知歲饑虎暴皆民害振饑禦患應行之事但要問職守所在先之請發仕齊為容卿不容膜視斯民今決去責非我任再請為越分邀譽故不可如前仕齊豈有視民饑不為復請者馮婦搏虎亦先在師武臣列除害其本職不為逞惡後去職為鄉里善人搏虎自有任者因虎之負嵎莫之敢攖仍慮其傷人狥衆之情雖一片救民除患之意非其分應得故為士笑上士為無位者此士則出位為戒之君子意自異謂馮婦有心逞勇攘

嚮有楊楊自得狀、非引喻本旨、

今之與楊墨節

天下幾人知距楊墨、能距即失之過、非所甚責、今指巳言、申明所以歸斯受之之意、先失所歸、如放豚之追、入芸深幸其歸更從而招其未歸者、總不忍使人為楊墨所誘、

夫子之設科也、

古本子有作予者、汪瑧菴先生主之、謂合注不保其往之意、然頗嫌為從者認竊自處不如情、故仍守前說、

進取不忘其初

上二字貼狂、下四貼獧、簡即獧、執不為成見、然如其始、

所謂不忘其初、若屬狂、志大不能踐言、乃初終不一也、

散宜生

申培說、文王舉閎夭、散宜生、而詩人咏之、蓋即兎罝之詩、墨子則云舉閎夭大顛於罝網之中、傳聞互異、

补編下終

惟我與爾有是夫

用舍二句裁似平意却重在用邊蓋回見只藏其於用舍皆宜莫信其有是夫子獨心許之觀下節子路只在行邊說章內三與字斜鎖一直相對舊說夫子語子貢吾與女俱不如集注改作許與之與此處似亦宜然

誰能執熱二句

既執而後濯則已熱非所執而手為傷先濯而後執則一水手恐不勝熱之熾不知執熱對欲無敵於天下以濯對仁仁為勝天下之本濯為勝熱之具先以濯制其熱而後不難於執先以仁勝天下而後可無敵向解已

猶以一杯水

告子篇猶桮棬也同一物不宜先後異字說文有桮無杯杯俗作又疑杯之訛猶云一掬水如捧土以塞孟門之喻

附辨古文論語鄭注

鄭康成爲漢大儒獨其解論語一言以蔽謂蔽塞也繹之爲貴繹陳也其言也訒訒不忍言也卓爾絕望之辭殊不可曉然猶曰義理之疎其考据典禮謂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文解告朔特羊告廟幷擯天子用特牛君召使擯泥三擯之說不知魯當四擯

而解泰伯三讓、以季歷赴之、不奔喪、爲二讓、十人皆古
母、從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晉文公譎而不正、專指
河陽召天子、皆不根之詞、若子桑、卞莊子、皆秦大夫、太
師摯、周平王時人、八士、周公相成王時人、則記述之異、
不足辨也、嘗覽皇侃所集古論語注十三家、嘆朱子於
羣言淆亂、有廓清之功、後人務揚漢學、抑宋儒、致目康
成爲聖人、如夏瑚商璉、及既騁而享用圭璧之誤、力抵
集注不知孟沿自康成也、因見王伯厚所輯而論之、

附說文古文論語孟子異同

論語　㫚謂大山　以杖荷莜　荷蕢過孔氏之門
訴子路於季孫　跢予之足　譎曰　不使勝食既

色孛如也　色艴如也　櫌而不輟　文質份份　朝
服絺紳　狐貈之厚以居　羿善射　結衣長　小人
窮斯爁矣　友諞佞
孟子　故源源而來　般人七十而耡　曾西挍然
孝子之心不若是忿　孔子去齊滰淅而行　二女婐